



## 母亲的线子手套

□黎强

每月一副或两副线织手套或帆布手套，外加半块肥皂，是那个年代发给生产一线干重体力活工人的劳保福利。儿时，我们称线织手套叫线子手套，别看它值不了几个钱，在厂里却是要根据工龄工种等硬指标来发放的。

母亲把线织手套当宝贝，每月发放的都积攒起来放在老衣柜里存上一年半载，上班时或徒手操作，或戴一副满是破洞的旧手套对付一下。

那阵时兴用钩钩针织桌布、台布、茶几布，装饰或点缀小家庭。另外还流行用棒棒针织毛线背心、毛衣和毛裤，家庭主妇或姑娘们用一双巧手把毛线制品编织得花纹别致，图案精美，好看极了。母亲也不例外，家里的一个簸箩里装着各色线团、毛线针、花纹图案等，一有空闲就端上簸箩去街口的黄葛树下，与女邻居们围坐一起，边织边摆女人们才听得懂的龙门阵。

不过，母亲与那些女人有所不同，别人都是编的纯毛线制品，棕色的、红色的、紫色的毛线看上去非常漂亮，织出来的毛衣毛裤温暖贴身，比母亲的线织品好多了。隔壁王幺娘的毛线，据说还是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，雪白的颜色令人羡慕。母亲的线比不了别人家的纯毛线，慢慢就不往人堆里挤了，只是自己低头盯着手中的针线，专心地为家里吃午饭的仨兄弟编织着各种背心、裤子。

在编织线子制品之前，母亲会把线子手套抽线成坨，把线子绾成半斤或一斤重的线团，一是便于收捡，编织时也方便，二是好计算毛线背心和毛线裤子的用量。绾线团的事需人

配合，即一人握住线子手套，母亲则迅速抽线绾团。轮到儿时，我是极不情愿的，因为耽误了我滚铁环、拍烟标或看连环画的时间，我的小嘴撅得老高。

母亲递来一张小凳让我坐下，把一捆线子手套摆在面前，看架势，我与小伙伴玩耍的半天时间泡汤了。末了，母亲也会悄悄奖励我一碗米花糖开水，里面还有两个白生生的荷包蛋。我吃得抹嘴抹嘴的，母亲看着我笑了。

我家仨兄弟“噌噌噌”地往上长，线子用量自然就多，母亲一年积攒的线子手套终究满足不了仨兄弟的用量。母亲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，人缘也不错，差的用料就只好求助于班组的姐妹们，先借，待来年发劳保时再还给她们。姐妹们一听，纷纷拿出自家积存的手套给母亲，让母亲先把我家仨兄弟过冬的问题解决落实。至今我还记得母亲班组中有一个王婆婆，不但不要母亲还手套，还时不时给我们兄弟买些食堂的白面馒头、包子来，让我们吃得眉开眼笑。

簸箩已经装不下绾好的线团，母亲就用一米见圆的簸盖来装，各色线团堆得像小山似的。入夜，母亲用旧报纸裹成喇叭状，把15瓦白炽灯光聚焦在老桌子上，就着样本上的花纹图案，一针一线地编织着线子冬装。有时夜半三更起夜的我，看见母亲还在灯光下专注编织衣裤，背影映在斑驳的墙壁上，像一幅剪影。

哥哥的线子背心织出了好看的菱形，弟弟的线子裤子上下针织得如此绵密，我的线子毛衣织上了麻花辫的花纹，再冷的冬天，仨兄弟都不觉得有半丝寒意。因为，母亲用线子手套织出的爱，早就温暖了仨兄弟的心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)

## 冬日话梅

□陈维忠

念初中时，母校荣昌中学校园内种了很多梅树，蜡梅最多。每到寒冬腊月，梅花应时而开。其花色明艳动人，或洁白如玉、或红艳如霞、或粉色如妆，让人感到喜气吉祥。香气幽远缥缈、淡雅清淳，沁人心脾。看到盛开的梅花，总让人觉得它处处散发着春天的气息，给人以蓬勃向上的力量。

在我心中，梅花绝对是碾压群芳的“百花之魁”。它声誉崇高，位居“花中四君子”之首，又与松、竹并称“岁寒三友”。百花凋零，梅却敢独对严寒，雪中怒放。北宋王安石《梅花》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就写出了梅的坚强与高洁。南宋爱国词人陆游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更是以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的词句，写出了梅花面对困境、威武不屈的孤傲与坚韧。

古代最会写梅的诗人要数北宋的林逋。他隐居杭州西湖的孤山，以种梅养鹤为乐事，被称为“梅妻鹤子”。他的《山园小梅》，堪称咏梅诗的绝唱。其中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两句，鲜明地写出了梅花俊俏的姿态和清幽的香气，深得后人赏识。南宋文学家王十朋说他“暗香和月入佳句，压尽古今无诗才”。就连南宋大词人辛弃疾都认为这首诗是“自有渊明方有菊，若无和靖即无梅”。

文人墨客写梅，往往以雪相映，梅雪并提。南宋诗人卢梅坡的《雪梅》就是一个明证：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搁笔费评章。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诗中哲理深刻，堪称写梅诗中上品。古琴曲《梅花三弄》，包括《梅花引》《梅花曲》《玉妃引》三支曲子，据说它最早是由东晋乐师桓伊制作的一首笛曲。台湾已故著名作家琼瑶受其启发，写了一部系列小说《梅花三弄》，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，曾风靡一时。其主题曲中唱道：“红尘自有痴情者，莫笑痴情太痴狂。若非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最销魂梅花三弄。”歌声悠扬婉转，余音绕梁。

至于画梅的雅士名流更是数之不尽，他们画梅注重神韵。龚自珍在《病梅馆记》中就提到文人画士的审美标准：“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”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、徐悲鸿都是画梅的高手。齐白石笔下的梅色彩浓重，线条简洁，充满生机与活力；徐悲鸿笔下的梅，则水墨与色彩完美结合，尽显清新与高雅。

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传承，梅早已占据了人们的精神世界，升华成了坚贞优雅、冰肌玉骨的人格象征。在这天寒地冻的季节里，梅花正面带微笑，以昂扬自信的神情，向人们宣告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(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会员)



能懂的诗

### 回家的路(外一首)

□余光

乡音随导航汇聚时空隧道  
血液在高速公路呼啸  
离散的乡愁携带身体穿越

那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  
像亲人，夕阳望眼欲穿  
北风吼一嗓子  
红叶漫山遍野感动

心悸，或许是一种态度  
一种把他乡当故乡的忐忑  
回家的路从远方归来

除了喉咙，除了巴山隧道  
一切眷恋都不能深入家乡的骨髓

剪辑

将许多身不由己的表情  
剪辑，拼凑成湿地  
让一只小鸟可以停歇

杏家湾或桂湾，只有安宁  
只有阳光与花朵的模样  
一把剪刀可以修剪月光草坪

而我内心的磐石城  
早已打开春风的窗户  
杨柳在江边走走停停  
抬起头剪辑城际线  
(作者系三峡融媒体中心退休职工)

### 穿越冬色

□王行水

梧桐树落叶无数  
西风摘下的面具  
在路边摆地摊售卖  
节气意义的大雪  
一片一片覆盖山川  
冬至的蒙蒙脚步声  
以红绿二色的竞走  
渐渐地由远及近  
六角形曼舞的天花  
尚在洁白中孕育  
梦里梦外的寒冬  
泊在文字深处冰封  
走神到北国的雪乡  
四只狗拉的雪橇  
拉我去穿越冬色  
南方的摄氏零度  
且藏且裸在空气中  
冷感与微汗肉搏  
当早行者走出树影  
阳光正好探出云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走进阳沟湾

□梁晓丽

英多次请我到她老家阳沟湾玩，因忙于生计一直未成行。昨天，在零星小雨里，我终于去了。

阳沟湾在山高林密的凤凰山脚下，地势并不陡峭，一条水泥路从山脚起步，穿过山坡，蜿蜒成带状，一直到雀儿坪。英的老家就在公路旁，沿途有很多红砖楼房，大多关门插锁；有的锁已生锈，有的院坝里长满青苔、杂草；还有的青瓦房上破了洞，长了尺把深的草，看上去主人已很长时间没回来了。瞬间，荒凉冷清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我们到时，一条老黑狗蹲起八字脚，在田坎上狂叫。山里的狗，责任心强，主人不发话，它就一直嚷嚷，那阵仗是要和你拼个你死我活。走过一条田间水泥小路，路的尽头，一栋红砖房出现在眼前。听到狗叫，一个身材瘦小的婆婆从堂屋小跑出来。老人家吼住了狗，然后望着我们不说话，眼里写满警惕。山里人热情，但一些骗子专门进山行骗，很多人上当，再遇见陌生人，就变得十分小心了。

我急忙说：“婆婆，这是黄英家吗？我们是同学，来看看她。”

“英上班去了，那哪个办呢？”婆婆很焦急，“你叫啥名字？”“婆婆，我是小丽，就是山那头枫香湾的。”我边说边指方向。

“哦，那你等等哈！”婆婆转身进了屋，只听在屋里叽叽咕咕一阵后，她又出来了。这次，她眉间舒展开，端来小板凳让我们坐，还说：“妹儿，我是江的妈妈，你们进屋等吧，江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江应该就是英的老公了。这时英的电话也来了，还是那么快人快语。

谢过了婆婆，我们站在水泥坝子等主人。坝子边上有一个用石头砌的柴火灶，左侧是一片松树林。红砖房后是高大挺拔的凤凰山，房前是开阔的李子园，不知是季节错乱，还是怎么，李子树上竟开了几朵雪白的花，像俏皮的雪花挂在树梢，白白嫩嫩的，惹人怜爱。

空中飘着零星小雨，落在头上冰凉冰凉的，虽是初冬，山里的气温却只有几度。我拉紧外衣，往那片松林走去，婆婆也跟在身后。

“婆婆，平时就您一人在吗？”我转过身，看见老人额头上的抬头纹像山坡上的一层层梯田，我恍若看到了已离开人世的外婆，她曾经也有很多抬头纹。“一般就是我一个人在。”

这些年，夏天高温时间长，城里像蒸笼，城里人坐在家中像蒸桑拿，高山



有个避暑房，靠近松林边，是很多人的梦。儿时千方百计想逃离的大山，如今处处是宝。

我们在松树林下站了很久，婆婆给我们讲英家养鸡的故事，讲如何喂鸡，不喂饲料、不圈养，早晨鸡成群结队走出鸡圈满山跑，吃饭时，又结伴回来……

走出松林，天色暗了下来，虽然才下午4点多，但山里的冬天，天黑得早。等不及英回来，我们不得不返城了。和婆婆道别，她眼里竟闪烁起泪花。我以为我说错了什么，连忙问她怎么了？她说：“妹儿，我这是舍不得你们走。说实话，我一个人在屋，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”说完抬手用衣袖揩眼睛，我的心像被什么揪了一下。

“你们吃了饭再走嘛，等英和江回来。”她红着眼挽留我们。

婆婆一直喊我们留下来吃晚饭，但我们怕给老人添麻烦，还是坚持离开。走时，老黑狗跟在她身后，一直摇着尾巴。婆婆把我们送到公路边，一直目送我们离开。老黑狗趴在她身旁，白色的雾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挡在婆婆和我们中间。

突然，我感觉鼻子很酸，像有一种无形的东西轻轻触碰了我的心房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)